

政務司司長在《施政報告》有關退休保障措施記者會答問全文（五）  
（只有中文）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記者：司長、各位局長好。想問剛才所說各種新長者津貼和強積金對沖，其實大約一年的開支可能需要 90 億元，未來十年都估計差不多要近千億元，為甚麼都不推行一個全民退保，回應大眾需要？因為其實你的開支都要那麼多？其實想看看你們的財政邏輯在那裏？第二個問題，就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政府會資助一半僱主。其實昨日商界和勞工界都很大反對，他們認為其實對僱員「落袋」、現金「揸手」的錢是會少了；僱主也覺得計算是很麻煩、很複雜，要向僱員解釋會有很多糾紛，不如索性先解僱他們然後再「mark 鐘再起」。其實你們有否預計過這個裁員潮？以及對員工權益很大受損，怎樣保障他們？因為他們手持的現金少了。何時會推這個對沖取消和積金二聘方面？可否講清楚公共年金逆按揭會怎樣行？謝謝。

政務司司長：最後一條我請（陳家強）教授稍後補充。首先，你第一個問題問我們為甚麼不行全民退保？很簡單。我拿出這個投影片。你剛才說過千億，其實這個數目你有點混淆了，如果只看我們長津的優化，我們所說在十年內是 755 億。如果你用其他民間方案的話，那些是數以幾千億元計，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我們這個是可以應付到的。

在財政方面，我們說要切實可行及可以承擔。我們最重要是理念，我們覺得真真正正在現時環境，我們的資源是否應該投放在真正有需要的長者？因為有些長者，正如大家都明白有不同需要，有些真的要多些社會保障，有些要生活的一個補助，長津正正發揮一個補助功能。因為如果那些長者有困難，他會領綜援，所以現時 144,000 長者正領取綜援，但有 44 萬長者領取長津。我們長津應運而生大家都知道背景，就是當時，即四、五年前，當時在沒有長津，有聲音說生果金不夠食，又不想申請或申請不到綜援，我們應運而生就有一個中間的柱，這個就名為「長津」，實際上是一個靈活的亦相對簡單和容易申請，由長者自己申報，是一個誠信制度。40 多萬長者已經享有這個長津，這個保障其實是已經發揮了作用。我們現在進一步優化，證明我們的決心和我們真的關心長者。那些拿 144,000 元的長者，你知我們會給他們多點，多給 870 元予他們，使之與綜援掛鉤、綜援標準金額掛鉤，即是一個長者綜援也是 3,435 元，現在掛了鉤。但我們進一步給予他們醫療，因為現在我們說七十五歲以上的那些長者，如果正領取高額長津的話，有全面免費醫療，這一點大家不要忘記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們還有兩元乘車優惠，還有現時醫療券我們亦推廣，亦可以繼續領取。

所以你看整套，那些數字，與醫療有關的數字不應該加入那條數內。我們所說的是全面看，所以今次我們的重要性，出發點是我們一個全盤策略性探求，不只是講一個現金津貼那麼簡單，第一。第二，就是四條支柱。每條我們都想鞏固，我們不要削弱它們。有些民間方案，例如有些方案說把一半強積金轉移至一個中央池。你的強積金已經即時削弱一半，以及亦會有很大反彈，因為很多人是個人戶口，一下子把它拿一半出來未必做得到，很多人會有很大意見。這個亦是一個 pay as you go，即是「即收即付」長遠來說亦有很大問題。

所以我明白爭取全民退保的朋友，以及一些學者、議員，其實多年來我與他們的關係保持得很好，我是明白他們的心意，他們都關心香港長者的福祉，同樣我們也關心。我們只是殊途同歸，大家的目的、出發點都是一致幫那些長者。我們亦明白他們現時感受，我們是知道的，但希望大家體諒，我們策略本身現時的定位，我們覺得是恰當的，亦是香港社會真的能負擔亦不需要在短期內加稅。大家看到如果任何稅制在現時的環境又要講「對沖」，商界有很大迴響，大家都知道。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是否用一些真真正正務實一點的做法，亦可以幫助到、針對性幫助到長者？希望大家包容，明白到政府今次真是用心良苦，亦希望向前跨一大步。我們這個是很大的承擔、很大的擔當，亦希望能夠幫助到我們 91 萬的長者在福建，我們亦在廣東計劃，給多一次豁免，即是在廣東養老的老人家，毋需返回香港居住亦可以在 65 歲時即時給他們生果金。福建計劃也加入，即加上我們的社區服務券，院舍服務券也好、居家安老服務券也好，一籃子去看。你看，加上稍後陳教授會說那些年金、銀色債券、安老按揭等，全盤看下去，我們以前從未做過，政府通常都是回應你要求那樣就處理那樣，但我們今次看醫生不只是看傷風咳，我們是全身檢查——好似高醫生一樣，給多些特效藥，全身檢查，更能關心我們的長者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問題，或請教授先講講，我再講對沖，好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司長說得很對，今次很多措施其實都是很長遠的，亦照顧不同需要。譬如你提及的年金、銀色債券以及我想加上的逆按揭，這些措施全是讓有資產的長者把其資產化成現金流，使他們在擁有資產及化為現金流後，得以知道將來有多少錢可以用作支持生活。你亦可能留意到，逆按揭算是頗成功，開始以來有不少例子，很多人都以此方法取得現金流。銀色債券方面，我們去年首次推出，希望可以進行試驗階段。我們可以考慮在此基礎上增加較長的年期和發行量，使其成為長者的一項良好投資工具。年金方面，其概念與逆按揭相若，只不過你不是把樓宇而

是儲蓄化作現金流，但其複雜性較高，因為是不同資產，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作較詳細的研究。暫時來說，我們想看看這幾項措施推出後，包括現時正在討論有關優化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對沖安排等，這些都是比較急切要做的，因為要很快回應社會上的需求。公共年金的安排方面，可能要稍後處理，我們要參考及總結銀色債券和逆按揭的經驗，再探討如果有公共年金的話，政府的角色會在哪裏、有關的設計和市場承受力會是怎樣等。我們還要留意現時市場環境的變化，因為這幾年市場可能會由低息環境轉為較高息，息口增加時會影響我們的設計。我們會檢視現時已知的措施的實行情況及市場變化，再研究其可行性。

政務司司長：至於對沖，令我們的勞資關係受到衝擊，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正正是這樣，我堅持一定要劃線，希望勞工界朋友亦諒解，因為若果不劃線的話，僱主根本上會很擔心究竟他是否能夠負擔得起那筆錢，數目相當大，因為他沒有撥備過的。所以劃線後讓他安心，亦讓僱員有一定的保障，即是說在實施期以前那些仍然可以對沖，但在實施期之後的那些完全不能夠對沖，以及新入職的那些不能對沖，大家都知道。好處是將來假以時日在退休時這根支柱真的發揮到一個強積金作用，即是說肯定那筆錢是完整的。僱主亦可以安心，不用因為撥備擔心到弄到要遣散、裁員等等，亦不會有先解僱再聘請的情況，自然誘因減少，加上政府亦有補貼給他們，讓他們覺得安心，即是一個緩衝期，長期的緩衝期，逐步逐步才完全履行他們的責任。所以我們覺得這個計劃一方面沒有追溯期，亦給予他們多些喘息機會，以及有一個緩衝。政府亦有一個破格，我強調——是政府真真正正介入，以現金去支援他們，為期十年。這些全部都是跳出框框的一些思維。

我也很樂意在未來三個月與商界、勞工界和有關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希望我們集思廣益。如果我看這個方案不是最完美的話，如果有更完美方案，我們更開心，希望做到這件事。多謝。

記者：四位司局長好，簡單數個問題。剛才局長都提過開支，其他行家都有提到開支問題。長生津和放寬長生津、增加高額方面，未來十年 755 億。不過看回諮詢文件報告，不論貧富方案未來十年都 733 億，其實是否差少許錢，甚至你們是多過的，其實差少許錢都不做，其實因為不做全民退保是否因為面子問題。第二個問題，你們提出限額和資產上額和金額有沒有上調空間？第三，這筆款會否額外處理，抑或網綁納入下一個《財政預算案》。最後一條問題，很快的，麻煩四位司局長可否談談當年你自己本人或你的家屬有否收到《財政預算案》的六千元？謝謝。

政務司司長：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大家都不會回答，因為是私人問題。但我想回應一定要有一個清晰理念。在不不論貧富，當時我們的數目要加稅才可以應付到。這個數目是很接近，但現在的情況，因為我們談的是針對性，因為這條數一直大，不單只談現在。我們計長遠，一個長遠的一個推算，一定要任何的退休保障是持續的，一定要社會承擔到和切實可行。如果你純粹拿一個數字來說是否行得通，你別忘記之前有些方案可能會令薪俸稅加 8%，這些因素全部在此。但我們現在這個是針對性，亦不會弄致一些大動作，例如稅項，甚至不會弄致強積金一半要抽出來。在這樣環境下，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務實及可以短期內是能實施，亦不需要歲月磋跎。所以你這樣看，其實這是進步，這個是跨向前，跨了一大步。第二個問題，對不起，或請你重覆一次，或講多次。

記者：（有關資產上額和金額問題）

政務司司長：今次你也知，例如在金額方面多了三分一。你都知道 875 元，較現的二千多元，多了約三分一，資產上限亦很寬鬆，例如長津由 22 萬 5 千元的去到 33 萬 9 千元的，多約一半。不要忘記長者如果有工作或有兼職的，仍然可以拿個人七千多元一個月，有入息，兩夫婦一萬兩千多元，繼續可以工作。我們很多同事，這棟大廈的做保安同事有拿長津，「兩蚊乘車優惠」上班，亦有拿七千元，是三贏的。要這樣看才可。大家要明白社會發生甚麼事，一定要和現實接觸一下。很多人現在是少老，坦白說六七十歲有很多人繼續工作，所以我們才說綜援在 60 歲至 64 歲升到 65 歲便是這個原因，因為我們要釋放勞動力，對嗎？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是向前，不是向後，我們向前都要不斷因時制宜，不斷推陳出新，要改善，要優化。你看到我們今次有大動作，我們談及前後多了數十萬人拿長津，因為你擴闊了上限，上限之有 30 多萬人正拿長津的進一步拿多些。但你擴闊後，十多萬只是我們估計，有些可能不只。我們只是純粹推敲，可能拿到的數目不止這個數，我們會更加開心，多些人可以受惠。我們一步步來，我們一個好的開始，我想方向是正確的，多些人受惠，多些關顧，全面的，不是談及單一。我們醫療也有，住宿也有，照顧也有，連中產有少許積蓄的怎樣有一個固定的收入，教授都會動腦筋去想：怎樣年金可以做多些東西？整個政府團體現在便是為長者傾巢而出做事。

記者：《財政預算案》方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政預算案》一向都為《施政報告》的提議作安排。

記者：司長，想問其實政府曾經推算過，如果現在的福利政策不改變，二〇二九年都已經會出現結構性財赤。我想問，其實你現在再去改動長生津，會否令到結構性財赤提早出現？以及你可以承諾多少年內是因為這個方案而不需要加稅？是否真的可以可持續地進行？另一方面，就是對沖，想問是否這三個月的諮詢之後，如果大家都是沒有一個共識、大家仍是分歧很大，都會 base on 現在你們提出的方案去做？謝謝。

政務司司長：我答你一個問題，請教授答一個問題，因為財赤方面問題，教授是專家來的。但是我和大家說，我們計算過，我們在預見的將來我們可以應付到。當然赤字，教授會進一步（回答），因為他是工作小組的其中一個成員。我們當時推算的確是有可能性，但是當然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有很多變化，即是外圍環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預算可見的將來我們能夠承擔到，這一點大家可以安心。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三個月諮詢談「對沖」，如果三個月之後大家南轅北轍，仍然取不到共識怎辦？我有信心這幾個月，我們會，特別是我會親自看着這件事，我亦會和商界及勞工界說，我是隨傳隨到，只要你需要有甚麼討論、有甚麼研討會，我來得到的話，我一定來；我來不到的話，我的同事、局長同事會來，政府一定會解釋政策。整件事其實是平衡大家的利益，一方面僱主真的承受力，我們完全明白，因為有一些中小企真的是十分擔心的。另一方面，僱員的權益我們都不能夠置之不理，因為他日後退休，現在這個方案真的確保他在退休的時候有合理的保障，因為強積金是完全完整地保留，再加上他自己會有一些長服金、遣散費，雖然少收一點，但那筆錢其實不少，對他們的生活有一定幫助。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是好事，但是我一定盡努力三個月內會游說，希望能夠有一個共識，我們可以向前走。但是政府立場很清晰，要取消「對沖」，我們認為這個要做的。

記者：（有關方案問題）

政務司司長：這個方案我們拿出來，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案值得推介，因為我們深思熟慮，但是我們明白坊間有一些反意見，可能有些意見。有些人可能更加比我們聰明，想到更加好的意見，三方面都可以接受到的、政府又可以承受到、勞工界又接受到，商界又覺得行得通的。可能集思廣益，可能有一些新的建議出來而又行得通的，我們持開放態度。但是我們覺得我們這個建議都是務實的，亦是我們覺得可行的。但是我剛才說，我們是一個開放，目的是一個，希望大家能夠求同存異，想到一些大家認為可行的，我們就向前走。計劃六月左右，行會（行政會議）就要敲定正式方向，

讓下屆政府跟進。

記者：首先想問一問，其實大家計回長者所有的生活津貼，你剛才提到 74%，即 74%長者受惠，但其實只不過增加了 2%。究竟這高額的長津有幾大程度上，真的可以做到一個令到有真正需要長者，有貼近到、擴大到受惠的人數？另外，想問一問剛才說到對沖的諮詢，為甚麼不推動公眾諮詢，反而是個別向僱員、僱主去分界別去做諮詢？若果今次都是像上次那樣，上次做全民退保那方面的時候，你提到就說希望做些質性的研究，而不是量化的數字，今次是否都會偏向會看建議質性方向方面多些，而不是看人數？

另外，第三方面，想問高局長，想問有關昨晚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取消年宵攤檔的安排，是誰下的決定？是按照甚麼機制？此外，他們自己亦未公布會售賣甚麼，怎看到會對公眾安全造成風險？年宵前一個星期才作出這個決定，是否剝削了他們覆核的權利？

政務司司長：第一個問題，我們看到現在領取長津裏，有 37 萬多左右，資產不是太多，真的是有更大的需要。144,000 元這個數是這樣來的：我們在電腦看到來很多個案，都是十四萬元左右這樣，所以這條數不是作出來的。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環境幫多些這些長者，更加需要的，加上免費醫療，即變相令這班長者真真正正拿到更加到位的支援，現金多 870 元，亦可以免費看醫生，這對他們有很大幫助。唯一沒有住屋資助，但很多都跟家人住，而拿綜援自己獨居的會有租金。我們鼓勵長者跟家人住，所以長津是個人為單位申請，綜援是以家庭為單位申請，所以長津是有家庭支援。有些人話：「局長、司長、或特首，3,435 元怎樣生活？」不是這樣看，因為那些是補助金來的，那個如果你真的生活，一定要拿綜援幫他，5865 元左右一名長者，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你說實際數目。我們 91 萬，佔長者人口 74%。不要低估這 74%，當中扣除拿生果金那些我們不計算他們的環境或資產，其他都是傷津（傷殘津貼）及綜援受助人，都是真的有需要幫他們的。整體上這個數字是不少，當中亦有些是領取生果金而轉了去拿長津，你明白我意思嗎？即幫了擴大些 128,000 個長者，我們估計吸引了來自本來領取普通傷殘津貼，1,600 多元或拿生果金 1,325 元那些老人去領取這個長津。他不就是受惠了、改善了環境嗎？在數目上未必有大幅增加，但生活上質素改善了，這不是幫了這些長者？這就是我們說「到位」、「聚焦」。

你提到了我們的諮詢為甚麼不是公眾諮詢，我們不再要討論是否「對

沖」或不「對沖」的問題，我們不是討論原則問題、不是理念，現在我們談到實際上如何推行。如果政府立場我們是要取消「對沖」，哪條路最好？是皇后大道或德輔道西？哪條路最好，或是英皇道？現在是要討論用哪種方法做，不是再討論是否要「對沖」。所以諮詢過程一定要跟勞方、資方談，因為他們是真真正正最受影響的持份者。這個人數不少，因為現在說的是香港那麼多僱主、那麼多僱員、那麼多商會、工會，很多民間團體，我們都樂意聽意見，但時間我們要掌握，不是質性、不是量性，我們談的是實質的、務實的。民間或是今日如果有現在座上的傳媒朋友有好意見隨時提給我，我很樂意聽的，為甚麼？因為這個真是香港一個突破，我們勞資關係將來如果理順得好，真的可以互動、良性一些。多謝。

記者：（有關推行信心的問題）

政務司司長：我們是有信心，因為我們今次：第一，我們理念很清晰。第二，我們政府是有一個介入的角色，政府從來沒有介入勞資權益問題，你也知道我們是不會介入的。今次我們破格，希望能夠成事、玉成這件事，亦表示我們的決心及我們的誠意、承擔。或許高醫生回應最後的問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我想首先說說，食物及衛生局通過食環署負責香港年宵市場的運作。但作出這個決定，當然我們有與政府其他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協商。最重要一點，希望大家明白，年宵市場是一個人流非常密集的地方。作為年宵市場運作的負責機構，我們有責任評估和確保除了市場順利運作外，參與這個活動，即前往年宵市場的市民的安全。我們掌握到資料，有部分檔位的特許人、獲得許可的人士，代表着一些鼓吹港獨的政黨，因而作出的風險評估，令我們有原因相信會造成公眾秩序受影響的風險非常大，所以為了保障參與年宵市場活動的市民的安全，我們被逼作出一個決定，取消有關的特許合約。至於時間方面，我們亦已盡了能力，在我們掌握到相關資料後，盡快作出風險評估，然後在獲取其他相關執法和政策部門的意見後，盡快進行此事。因此，時間方面是自然的，並非我們預算或預設的一個時間。我們掌握有關資料後，其實我們已盡快進行風險評估。

記者：為何是政策局做？是否政治審查？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在此事上最重要的考慮是基於我們需要確保參加年宵市場活動的市民的安全。我們作出了風險評估，覺得有關風險是不能接受的。

完